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三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魏徵　守成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

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頎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容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歸計、而大發粟餽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爲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答曰、

安輯山東亦自用其所長

太子早從徵言。不及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佷意。即位拜諫議大夫。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諭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

被此對大
失吾

迹、遠嫌疑、而彼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

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疏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此、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貲、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中無髮、乃稱其意

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不能道此者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番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

皇太孫、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
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
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
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
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
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
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撫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
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
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
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

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

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娟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

史人
學見

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陳、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文武官請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對曰、陛下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

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成福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徵等濫進何也徵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卽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

爲臣等欺罔、實不甘心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
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
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按
之徵諫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
其賣珠、將速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
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
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
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
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
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

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横議伏
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
談不容易徵上䟽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
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懐苟且陛下寛
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
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
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
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
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
陳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

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門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令侯君集案之徵奏稱無阿

二事所全其大

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旣多、或一兩人不當、秖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卽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救、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候君集等平高

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伏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爲后楊氏巢剌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闉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郤

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承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始平官司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閬川宮人及李靖等徵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此或言者過偰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除掃僕隷又靖等出外自不可不與宮人相見宮人等亦不得不叅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惟得供其飯食自外何所叅承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

要言人所不能言

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册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尅責遂停册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疎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

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為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為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復自陳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主即太宗之妹也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
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則是禮有尊崇或可情
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
日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
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
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
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
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
勿爲形迹也蜀王妃父楊譽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
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

巳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尤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卽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徵進諫曰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巳多驕逸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來思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示懲肅笞三十放之十二年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

當止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加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魏王者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郎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郎非天子兒邪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蔑我兒邪我若教之

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令國家紀綱替壞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于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

方始覺所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閹豎使還亥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上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

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缺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馮盎若

反、即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著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至、盎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于十萬之師、徵

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李靖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寃讐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遣居河

南太宗實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第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候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狠狽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

後屢有商胡稱其遏絶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新羅國

獻美女徵諫曰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且願詳擇事宜會林邑獻五色鸚鵡徵亦以爲不宜受上喜形于色曰鸚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況二女遠離親戚乎各付使者而遣之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徵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

軍事建成爲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雅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請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

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戹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聞命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一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

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邈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

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

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十年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令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

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衆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人寧割恩于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以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人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愼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關

賢倡予嗚王曳履臣竊耻之若勑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哉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

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

脩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
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
益州諸處營造供奉物器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
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
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
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
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
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
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
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

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念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

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歛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

皆以諂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致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其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密、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

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今大聖剏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必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至于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攝吏部尚書周病消渴連年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四

左編

臣類

唐郝處俊 守成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于縑賵之巳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相

床體胖安餐乾糒不顧寢簡精銳擊之虜部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御史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
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
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索其方書爲
秘劑取靈藥恠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
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
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幸東都大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
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備待不虞

法不可太急人不可太徐

邪我嘗疑秦法爲寬刜刵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此來者必王修也此由修察機識變故冒法赴難向若居常則遂成禍矣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

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欲斬、却謂朕曰、事發、當死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

議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
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
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
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
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
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祖廟傳之子孫不
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
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
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哀歎其忠

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臨亡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荅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劾后怒令離磔其尸斵夷祖父棺塚自是法司每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其口然後加刑訖則天世

唐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成敗用兵之事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則君子惕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

少豈止一二人乎、太宗在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于君乂、使早誅之、諸將豈復有負哉、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癘、官軍遠入、前無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向使將能殺敵、横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上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

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掛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入閑畜馬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帝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而無及

元忠曰劉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令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背腹也元忠曰不然賊銳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

去矣敬猷慱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摇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强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當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于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赦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呌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

容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正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詔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爍、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羮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遷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馭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

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
在君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
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
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
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將使
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
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
妙用
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
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
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

說事不可全諱宋璟使張說不從說張之說

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

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

若令抵死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别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相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

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畧問速以聞、頃之中

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愼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毋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毋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翰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州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太子天下

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猶樹而忽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則朝廷一失也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妖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

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中古以來、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宦、坐升班秩、既無正缺、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買、傾府庫、所造皆宮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

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下人也天下今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䘏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令出入宗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挑左道以惑主者、托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此朝廷十失也、君疾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懟、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過於玄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太子沒為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

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等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奏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如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務州州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

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睿宗詔陪葬定陵開元六年謚曰貞

唐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

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亦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凶竪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

此謙可已

事俄兼相王府長史後兼夏官尚書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身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中書令崇與

宋璟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景雲二年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上以爲然制諸緣敘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廏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一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惎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徙同州刺史先天元年玄宗即位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

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爲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懽甚既罷乃咨天下事滚滚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

進十事有大關係與上思十漸參看大對

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

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强丁多削髮以避徭役崇上言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僞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勑紫薇黃門覆按崇與盧懷愼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大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從之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府參軍上許之崇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

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薇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崇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作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三年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黄門監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

世人每其矜想試將致語細心一讀

以鄉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於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新與王晉爲雍州長史。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僚吏皆奔

政議自要

散惟司功李摛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崇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爲補擢爲尚書郎、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傅之禮、或上言按察使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

官琛尋出爲刺史宰相奏舉擬冀州欲次小州崇奏言臺郎實急及不稱職琛稱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琛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乃除冀州刺史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答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

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帝復問崇對曰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黄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會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

崇與元忠皆以當世之才被譏讀此一条新

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飲食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

應遂而中東都一節又與之左是崇附會手意處

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時睿宗崩未踰歲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旣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伸誠爲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朕意賜絹

三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入
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
二贈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
八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
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
素憾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
丞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
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眞其人也

[illegible]冗極矣

下文之始

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彼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請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崇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恊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

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歿、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知古憾焉、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

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

唐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

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耿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不悔后不懌宰相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

小人之訣亦深可歎

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請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謟事璟、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内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裦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楊州、璟奏按

州縣穖監察御史職耳又詔 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敗乃免神龍初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於璟璟厲聲荅曰今復子 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敗璟請付獄

按昇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行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詔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遷洛陽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

大臣宜知大臣尤宜於

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餝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宋璟言皎權寵太

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官勳封皆如故、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

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頲制主子名與公子號、遂差以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是時勅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璟與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

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

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裳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兢務靡侈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

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
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絲絹四百匹會
日食帝素服候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
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郵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
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
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止女謁杜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
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
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
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上以岐山令

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璟奏故舊恩私則天有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奬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勑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勑從之先是朝集使往

往齋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選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八年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京

賞八最可六公御不亡而使優人亡之尤司部此陋皆非諷諫也

薑宜得獄 業踵

兆人權梁山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幷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

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奏用循資格，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

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强數寇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八編類纂

延陵顧季亨會通父校